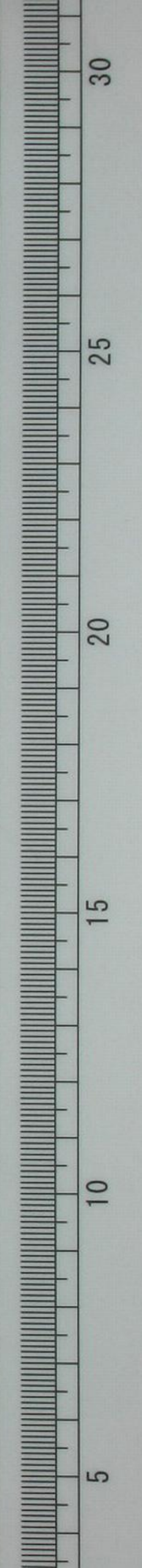


良材利

本庄  
413  
1108  
3





13  
1108  
8

文訓解 九十八篇

高司諫書

拔時相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與謝景山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郭秀才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答祖擇之書

五之元

五之卷

答李大臨學士書

答宋咸書

答吳充秀才書

五代史唐明宗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有美堂記



文林良材卷第五

○名文訓解

與高司諫書

次陽永叔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跡稱得人而足下下廁其間獨无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々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

大正十五年二月  
寄贈



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

修公汝陽公ノ名也頓首再拜ハ礼詞ナリ改公年十七ノ時隨州ニ在テ天聖二年進士及第セシ人ノ名ヲ辱セシ者ヲ見テ始テ足下ノ姓名ヲシル是時予年少ノ人ト接ラス又遠方ニ居シユヘ但今ノ宋舍人兄弟葉道卿鄭夫休ノ数人文字ヲ以テ大ニ名ヲヨバレ人オヲ得タリト稱スルヲ聞テ足下モ其間ニミジハリテ卓々トスクレテ稱説スヘキ者ナレ予モトヨリ疑テ足下イカナル人ト云フヲ知ズ其後十一年ヲヘテ予再ヒ京師ニ至足下已ニ御史裏行ノ官トナレリ然レ共猶足下ノ面ヲシラズ但時フレ予カ友尹師魯カ處ニテ足下ノ賢不賢ヲ問ニ師魯

足下正直ニノ學問アル君子ノ人也ト說予猶コレヲ疑フ

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弁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黙々无異衆人是果賢者耶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夫正直ナル者ハ屈曲スベカラズ學問アル者ハ必能是非ヲ弁ズ屈スベカラザル節アリテ能是非ヲ明ニ辨ズ又事ヲ言ノ官ニ備リテ諸人ト共ニ俯仰シ一言ヲ出サズ是賢者トハイハレシ賢者ナリト聞及テ今如此ニ由テ予疑ナキヲアタハス



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  
歷々可聽褒貶是非无一謬說噫持此辨以示人  
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  
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

足下諫官トナリ來テヨリ始テ相識ヲ得タリ足下  
侃然トメ色ヲ正シ先代ノ事ヲ論スルニ悉々分明ニ  
聽ゴトナリ賢人ヲ褒メ不肖ナル者ヲ貶シ善ヲ是ト  
シ惡ヲ非トスルニモアヤマリトクナシ此辨ヲ持  
メ人ニ示サバタレ人カ愛セザラン人ハサテヲキ予ト  
イヘトモ足下ハ真君子カト疑フ是予始テ足下ノ名  
ヲ聞テヨリ面ヲ識リ言ヲ聞ニ及マテ前後十四年ニメ

三度疑ヘリ

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  
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  
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

今其實迹ヲ推ノコレヲハカリ然後決メ足下ハ君子ニ  
非ラヲ知ル前日范希文官ヲ貶セラレテ後安道家  
ニテ足下ト相見ユ足下希文カ人トナリヲソレル予始  
コレヲ聞テタハフレナラント思ヘリ師魯ニ見ニ及テ亦  
足下ノ深ク希文ガレハサヲソレルヲ説ク然後其  
疑決シテ君子ニアラストス



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  
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  
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  
黜是可怪也

范希文ハ平生剛正ニノ學ヲ好ミ古今ニ通シ其朝廷  
ニ立テ本末アルハ天下ノ共ニ知トコロ今又事ヲ言フ  
以テ宰相ノ怒ニフテ罪ヲ得足下其罪ナキヲ辨  
雪スルヲアタフス又有識ノ者ノ己ヲ責フヲソシテ遂ニ人  
ニ隨テコレヲソレリ黜ベシトスルハ怪ムベシ

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  
亦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  
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庸  
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  
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

人ノ性質或ハ剛毅果決或ハ懦弱軟弱ニノトシカ  
ラズトイヘトモ皆天ニ稟テ勉強スベカラス聖人トイヘ  
人ニ必シモ能セヨト責トアタハス今足下家ニ老母アリ  
テ官位ヲ惜ミ口ノ饑寒ヲソレ利祿ヲカヘリミルユヘ  
宰相ノ意ニ忤ヒ刑禍ニ近クテ恐テ云ベキコトヲ不得  
言フハ庸劣ノ人ノ常情ニノ一不才ノ諫官トナスニ過  
ズ我ノミナラス朝廷ノ君子ト云共足下ノ不能ヲア  
ハシテ責ニ必能ヲ以セシ



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媿畏便毀其賢以為  
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  
之不逮以智文其過叶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  
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負外郎作  
待制日々備顧問今班行中无與比者是天子驟  
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  
未足下身為司諫乃耳自之官當其驟用時何  
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々无一語待其自敗  
然後隨而非之

今シカラズメ反テ昂然トメ自得シ了ニ媿畏トナク  
便其賢ヲソシリテ黜ベシトスルハ己ガ言サルノ過ヲ

飾ニチカシカノ足ヲシセサルハ愚者ノ及ザルトコ口智  
ヲ以テ其過ヲ文ハ君子ノ賊也希文果メ不賢ナラハ  
三四年以前大理寺丞ヨリ負外郎ニ至リ待制トナリ  
テ日々天子ノ顧問ニ備ハリ今カヤウニ官ニス、ミシ者  
同官ノ中トモニ比スベキ者ナシイカナレハ天子不賢  
ナル人ヲニハカニ用ヒ玉フ又天子不賢人ヲ待テ賢ト  
シ玉ハ、天子ノ聰明尽ザルトコロアリ足下身司諫トナ  
リテアリナガラ其用玉フ時ニライテ一タビ天子ノ夕  
メニ其不賢ヲ弁セス默々トノ一言ヲ出サズ自敗ヲ  
待テ後ニ隨テコレヲ非トスルヤ

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



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不免責以為  
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爾

若果ノ賢人ナラハ今天子ト宰相ノ意ニ忤ヲ以テ賢  
人ヲ逐ヒリゾクルヲ足下諫メヌハ何ソヤシカレハ足下  
希文ヲ賢人トシテモ責ヲ免レズ不賢人トシテモ亦責ヲ  
免レズ大抵其罪一言モ言ザルニアリ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  
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  
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昔漢蕭望之王章ト兩賢人ヲ殺シカドモ其時分ノ評  
議ヲ計ニ必シモ明ニ賢人ヲ殺トハ云ヒ必シモ蕭章ヲ  
殺セシ石頭王鳳ヲ忠トセンカ蕭望之王章不賢人ナ  
ランヤ其時ノ諫臣必シモ自分ニ禍ヲ畏テ諫ストイハ  
シ亦誅スベキ者ナルユヘ諫ルニタラズト云ヒギラカシ今  
足下コレヲ見ニ果ノ誅スベキヤ是當代ノ人ハ欺ベク  
後世ヲ欺ベカラズ今足下今人ヲ欺ントノ後世ノ  
欺ベカラザルヲソレザルヤ况今ノ人欺ベカラス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



修古刘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  
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呼猶  
不敢一言何也

伏ノヲモシルニ今ノ皇帝位ニツキ玉フテコノカタ諫臣  
ヲ進用言論ヲイレ玉フ曹修古刘越カコトキ者歿スト  
イヘトモ猶褒稱セラル今希文孔道輔ト皆自諫諍ヲ  
以テ擢用ラル足下幸ニ此時ニ生レ諫ヲ納ルノ聖主遇  
コト如此ニ一言ヲ出サザルハ何ソヤ

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  
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  
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无妨他

人之堪其任者也

前日又聞り御史臺朝堂ニハリフダノ百官ヲ戒シメ  
職ヲコヘテ事ヲ言フヲ得ザラシムシカレハ言ベキ者ハ  
惟諫臣ノミ若足下遂ニ言ズンハ天下ノ人言フヲ得  
ナキ者ナリ足下其位ニ在テ言ズンバズナハチ官ヲ去  
ベシ他人ノ其任ニタヘタル者ノ妨トナルヘカラス

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  
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  
恥事爾

昨日安道官ヲ貶セラレ師魯罪ヲ待足下ナラシ能面目  
ヲ以テ士大夫ニ見ヘ朝廷ニ出入ノ諫官ト稱ス是足



下羞ト云フヲ知ザルナリ

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  
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  
者備今某区々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  
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

惜ムヘキ者ハ聖朝事アリテ諫官言ズ他人コレヲ言テ史  
冊ニ昏ナバ他日朝廷ノ辱トナル者ハ足下ナラニ春秋  
ノ法ハ責賢者ニ備ハル今某区々ノ小心ヲ以テ猶足  
下ノ能一タヒ言ニテ望ム者ハスナハチ足下ヲ絶テ賢  
者ヲ以テ責ザルニ恐ヒズ

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  
是朋邪之人亦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  
而誅之使天下皆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  
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  
時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懷故輒布区々伏惟幸察  
不宣

若猶希文不賢ニノ逐ベシトイハ予カ今ノイフトコロ  
如此乃是邪人ノ徒黨ナラ足下直ニ此昏ヲ携テ朝  
廷ニ上リ予ガ罪ヲ正メ誅シ天下皆希文ガ逐ベキヲ  
知シメバ又諫臣ノ一効ナラニ前日足下安道ガ家ニ在  
テ予ヲ召シ希文ガ事ヲ論スルトキ他客坐ニ在テ懷  
ヲ尽スアタハズ故今書ヲシタメテ区々ヲシクノミ



投時相書

改陽永叔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  
畎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  
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  
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

不佞ハ謙詞ヨハク生レ付筋骨軟ニシテ百工農人ト市田  
ニ坐ノ耕作ヲナシカワザヲナスアタハス獨好テ古  
書文字ヲ取テ前世以來聖賢君子ノナストコロト古ノ  
車旗服器名色等數トヲ考テ國家ノ治賢人愚者ノ任  
ヲ求ム

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歸為文辭以自

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  
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  
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宣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  
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欤

某文字ヲ讀中ニ炳然ト明ニ理精シキ者アハ虫ノ物  
ヲハムゴトクニ盜ニ取テ文辭ヲ飾リナシ以テ自欣フ然  
レトモ其道フカク大ニメ愚者迂遠ナル者ノ究ルトコロニ  
アラス功ヲ用一マス精キニ及テカマス不足其  
勞却テ市人田夫ヨリ甚シク其得トコロノ功ハコレヲ  
タクラブルニ誠ニ不及カラ勞メ役ヲツトムル者ハ功  
ヲナシヤスク心ヲ勤テ道ヲサムルコトハ至リ難キカ



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  
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  
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舟游漫於中  
流不克攸倅回視陸者顧瞻惶々然  
其ナレガタキヲ悔テ其ヤスキニ就ントスレバ聖人ノ山  
ヲツクル一丸俛ノ高ニメ今一簣ヲ上ラズガレバ前功止ノ言  
ヲ慙テ叛ステス故ニ退テハ其小人ノヤスキヲ失ヒ進テ  
ハ君子ノ文ニ及ズ其心茫然トノムカフトコロヲ知コトナ  
レ車舟ヲステ、中流ニヲヨギワタル一アタハズノ陸ニ  
アル者ヲメクラレ視テ顧瞻惶々タルガコト  
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

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  
之跛立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惶  
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同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  
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

又コレヲ思ニ人ノ材能アル道德ヲ抱キ智慮ヲ懷テ自世  
ニホシイマ、ナルヘキ者ハ聖賢トイヘトモ不幸ナクハア  
ラズ禹ハ偏枯ノ疾ヲ得至ヒ晋ノ卻克ハ足ナヘ左立明  
ハ目盲ス此ハ其身ノ不幸ナリ門番トナリテ柝ヲウ  
チ栖々遑々トイソガハシク東西ニ奔走シ孟子ノ戰  
國ニアリ楊雄カ新室ニアルガコトキハ其時ニ不幸ナ

文林良材卷五



ル者アリ少ノ材アリ學デミカラス賈誼ガ讒ニ逢テ  
長沙ニ謫セラレ董仲舒ガ禁錮セラルゴトキ其時アリ  
トイヘトモ其偶ニ不幸ナル者アリ

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无進身毀  
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  
独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  
今改公六尺ノ用ベキ軀ヲ持テ太平有道ノ世ニ生レ身  
ヲ進メテ諛ヲ得ヘキ懼ナレ是其身ト時ト偶トノ三  
ノ者古人ノアルヲ幸トスル者獨我ニ至ス天ノアタフル  
トコロ兩ナガラ足ザルカ亦コレヲツトメテ至ザルカ  
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

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  
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  
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  
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  
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  
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明公道ヲフニ正ヲ懷テ天下ヲ相ケ上ハ天子社稷ノ  
大計ヲ承下ハ公卿百官ノ宜ヲ理不賢者ニハカラ任ス  
士大夫ヨリ工商賤技ニ至マテ皆其分ニカナフテ其長  
ズルトコロヲ取用ユソレガレ脩ガコトキ愚ニシテ能ヲ任ス  
ルニタラス亦カラ任ズルニタラス徒ニ常ニ學ニ志アリ

文林苑卷五

七

カ



今幸ニ文字ヲ以テ有司ニ試ラレ因テ自其身時偶三  
者ノ幸ヲ顧テ黙然トメ自羞<sub>レ</sub>アタハス謹テ常ニ業ト  
スルトコロノ雜文五軸ヲ以テ門番ヲ頼テ贄トシ以テ進退  
ノ命ヲマツ贄ハ始テ人ニ見ユル礼物也

與<sub>レ</sub>刁景純學士書

改陽永叔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  
丈々<sub>レ</sub>內翰函計聞問驚沮不能已<sub>レ</sub>丈々<sub>レ</sub>位望並  
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sub>レ</sub>要劇  
其去<sub>レ</sub>大用尺寸間尔豈富<sub>レ</sub>与貴不可<sub>レ</sub>力<sub>レ</sub>為<sub>レ</sub>而天之  
賦予多少有限邪

近コロ乾德ノ職ヲ罷テヨリ南陽ニ居始テ謝舍人知丈々

內翰ノ卒シタリト云書ヲ見テクハレク聞問テ驚キナゲイ  
テ已<sub>レ</sub>アタハス丈々<sub>レ</sub>位望ナラヒニ隆ナリ然レ<sub>レ</sub>平生困  
窮ス數年以來マサニ官位ヲス<sub>レ</sub>ニ重職ニ任<sub>レ</sub>宰相ト  
ナラニ<sub>レ</sub>近ニアリレ<sub>レ</sub>今卒スルハ富貴人カヲ以スベカ  
ラス天ノ人ニ賦<sub>レ</sub>予ル<sub>レ</sub>限アルカ

凡<sub>レ</sub>天之賦<sub>レ</sub>予<sub>レ</sub>人<sub>レ</sub>者又量<sub>レ</sub>何事<sub>レ</sub>而為<sub>レ</sub>之<sub>レ</sub>節也前既<sub>レ</sub>不  
可<sub>レ</sub>誥但痛惜感悼而已

凡<sub>レ</sub>天ノ人ニ賦<sub>レ</sub>リアタフル者何事ヲ量テコレガ限ヲナス  
其前已ニ誥窮ムベカラス但痛惜感悼スルノミナリ

某自束髮為<sub>レ</sub>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sub>レ</sub>首登門便被  
憐<sub>レ</sub>憐<sub>レ</sub>開端誘導勤<sub>レ</sub>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



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

政公結髮學ヲナレテ初ハ一人モ知モノアラズ首テ謝  
舍人ノ門ニ登テ憐ヲウケ學問ノ端ヲ開善ニ導テ勤  
テヤミズツレカレ學業人物大略成就スルヤウニナリ  
至テ後ニ止ム其後諸公ノ門ニ遊トイヘトモ多士ノ列  
ニツラナルヲ得知者アリトイヘトモ謝舍人ヨリ先ナ  
ルハナシ

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  
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費肩諂笑甚者獻諛諛而備  
使令以卑眩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

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効名節庶不泯然无  
聞用以不負所知尔

然レトモ世ノ俗子ニ効ニテ欲セズカノ俗子ハ一タビ  
人ノ已ヲ顧ニアフテハ至公ヲ以テ相期セズ反テ門  
下ニ趨リ肩ヲソビヤカシ諂笑ヒ甚シキ者ハ人ヲ諛  
シ諛ヲ獻ソ充右ニ使ハレ自我ヲ卑シ親シミニチカツキ  
コレニテ徳ヲ報スト云自私スルノミナラズ直ニ亦知ト  
コロヲ待ニ薄ノ厚カラス故ニコレヲ懼テ少シク名節  
ヲ勵シ名ノ泯ビテキコユルヲナク知トコロニ負サラン  
テ欲スルノミ

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昏公亦未必諒某此心



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  
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

改公ノ愚誠守トコロ如サナレ臣昏公モ必シモ某カ  
心ヲマコトニセシ先年罪ヲ夷陵ニ得テヨリ万里ニ  
奔走ノ身日ニマス困窮シ迄日ニマス疎ニノ再々  
ビ言語ノ音ヲ聞ニ及スノ遂ニ生歿ノ別ヲナシ幽明  
ヲ隔ツ

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  
有望門長号臨極一奠之不及此之為恨何可  
道也後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  
歎介

世俗ノアリサマセニラ欲セズ愚誠ノ守ルトコロ果  
スニアタハズ惟門ヲ望テ長クサケビ極ニ臨テ一タビ奠  
ベキニ此ヲモナスニ及ズ恨イフベキヤウナシタニ命  
ノ永カラザルト大ニ用ラレザルトヲ惜ミ路人ト同シク  
嘆ノミ

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  
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春初當過  
京師尚可一拜見以尽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  
當有可致而无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廣陵ニカヘシ葬テ京居ヲ謀ト知ル議者多ク便トラス  
ト云テ存生ノ遺言カクノコトシトキク必以アラシ若



春水汗ニ下ルヲ一タハ某歳ノ終春ノ初京師ニヨギル  
ベシ此時一タビ拜シ見テ区々ノ心ヲ尽スヘシ身賤クカ  
微ナリ此時致ヘキ一アラニ毫髮ノ助ナキヲ愧トナリ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彙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  
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  
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  
愁无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

修ハ改陽公ノ名ナリ先ニ河朔ニ在テ閑ニ居一ヲ得  
ズ先代ノ金ニ銘シ石ニ刻シ遺文ヲ集ム三代ヨリ以來  
ノ古文奇字アラザル一ナシ其間罪ヲ得テシリゾケラ

シ海陸ヲ奔走シ危ニ逢ヒ困窮シ其上人事ノ吉凶憂  
悲タノモシゲナクニハカナル時ニテモ一日モ忘一ナシ  
盖自慶曆シ酉速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  
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典故  
異馳乃獨區々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  
又可笑也

慶曆シ酉ヨリ嘉祐壬寅ニ及テ十八年ニノ千卷トナル  
其勤タル一至レリ卷子ニ滿レバ富リト云ベシヒソカニ  
亦自思ニ我好ムトコロ俗ト向處ヲ異ニシ獨区々トノ  
世人ノ棄ルトコロノ者ヲ收拾タ、及ザラニ一ヲ恐ル  
是亦笑ベシ



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  
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采雖浮屠老子詭  
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々取之而不忍遽  
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  
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

因テスナハキ自其事ヲ叙テ其志ヲ見サニ一ヲコイ子  
ガフ然レトモカヘリミルニ其文イヤシク意陋ノ人ニ示ス  
ニタラズ既ニノ前ニ集采スルトコロヲミルニ浮屠老子  
ノイツハリ妄ナル說常ニ吾儒ニ貶絶セラルトイヘ往  
々ニコシヲ取テニハカニ廢スルニ忍ザル者ハ何ゾヤ其字  
畫ノエナルヲ以テスルニ非ヤ然レハ字畫ノ法學者ノ餘事

タリトイヘ共亦金石ノ傳ニ助アリ

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  
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宣特有功而已我僕之文  
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  
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  
之頃亦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今之美者或聞斯說  
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  
幸察

浮屠老子ノ說ノスツベキモノ、存スルガコトキハタ、ニ  
字畫ヲ以テ傳フコレ幸ニメ託スルトコロヲ得ルノミ助  
アルノミナラズ僕ガ文陋シカヘリミルニ自傳ルニアタ



ハズ其或ハ幸ニノ託スルトコロヲ得ハ傳ズンハアラス是  
ニ由テイハ僕ガ不朽ニ傳ベキヲ託スル者ハ君ガ一タ  
ビ毫ヲ揮ノ際ニ在ノミヒソカニ惟ミルニ君子ハ善ヲ樂  
ム今ノ美ヲ成就セント欲スル者斯説ヲキクフアラバ  
辞スルフアルベカラズ故其説ヲ持メ君ニ進テ疑ズ

○與謝景山書

改陽永叔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  
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  
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  
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  
駕及節之登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

之所及也

昨日馬ヲ送ル人カヘリ示サルトコロノ書并古瓦硯歌  
一軸近ゴロアラハストコロノ詩文三軸ヲ得テ欣ニタヘス  
景山州縣ニ留滯シ行年四十少カリシ時スグレテハヤキ  
氣今ハ法度ニ就古ニ本ヅキ文章ヲ作テ一タビ筆ヲ下  
セバ遂ニ人ヨリ高クナセリ乃駟駿ノ名馬星ノ如ニ  
奔リ駕ヲ覆スヲスヅラ付テコレヲホドヨクシ五輅ニ駕  
メ大道ヲ行シムレハ常ノ馬ノ及トコロニ非ザルコトヲ  
知ルコレハ名馬ヲレイレテヨクナリタルヲ以テ景山ニタトヘホメタルノ  
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  
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羣



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

古ノ人久シク困窮ノ其志ヲ得ザレバ多クサハカシク憤  
リイツハリクルフテ其常ヲ失フ楚接輿屈原ガ輩是  
ナリ景山イヨク苦テイヨク意ヲ刻ミ又ヤスラカニ  
聖人ノ道ヲ習ヘバ古人ニマサルヲ遠シ

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  
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  
自負也幸甚々々

次公カツテ自負スルハ平生妄ニ人ニ交ヲ許サズノ交  
ルトコロ必ス天下ノ賢才ヲ得今景山カクノゴトクナレバ  
吾交ニヲサテ光アリ某ニスク自負スルユエニナリ

典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  
多見也若欲銜長而耻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  
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  
與辨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  
以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蔡君謨ニアタフル往來ノ書カクノユトクナラスニハ何  
ヲ以テ發明セン然モ何ソ必シモ人ノ多見ヲ懼シ人ト  
長ヲ銜短ヲ耻ントセハ是其中ニ爭心アルナリ爭心  
アルハ道ヲ謀ルニ意アラズ荀子曰爭氣アル者ハ典ニ  
辨ズベカラズトハ此謂ナリ然レトモ君謨已ニ景山ガ  
短ヲタメノ人ニ示スベカラス彼人ニ示サバ景山コレヲ



責テ自蔽ニテヲ欲ベカラス子ガハクハ試ニコレヲ思ヘ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歐陽永叔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嘆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死小

闕

問ヲ蒙リ及丘舍人ガ示サル雜文十篇ヲ得タリヒソカニ嘗コレヲ見驚嘆ノヤマズ其毀譽等ノ數篇短シトイヘトモ尤篤論タリ然モ其意ヲ用ルヲ見ルニ策論ノ上ニ在リ此古人ノ工ナリガタキトコロ是ヲ以小シノ闕ナキトアタハズ

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辨而深切於中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

其弊ヲ救ノ說太ダ詳ナレドモ弊ヲアラタムルトハイマダアタハズ其弊ヲ見テアラタムルユエンヲ知者ニ至テハオト識ト兼通ノ後其文博辨ニメ深切ニ時ノ病ニ中テ空言タラス蓋其弊ヲ見ニハ其弊ルユエンノヨシヲ見賈誼秦ノ過失ヲ論スルニ古太子ヲ養ノ礼ヲ推ガコトキ本ヲ知ト云ベシ



然、近世應科目、自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係乎治亂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然ルニ近代及第スル者ノ文ノ中ニカクノゴトキ者ヲ求ルニ寡ニ必ス其至極ヲ欲セバ少シク意ヲ加フベシ然ノ後煥乎トテリテ禦ヘカラス文章ハ國家治乱ノ說ニ係レハ談ヤスカラス况ヤ某ガ愚昧ナル何トノヤニアタルベキヤトナリ

○與郭秀才書

歐陽永叔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

二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議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礼也

改公昨日吏事ヲ以テ漢東ニ至トキ郭秀才ニ叔父ノ家ニテ見ユ秀才啓事ニ篇門刺ニソヘテ賓階ヨリ進ニ起テ拜シタチイフルニ甚儀アリ坐ノ語諾スルコト甚謹メリ其文辭ヲヨムニ溫密華彩富縟甚愛シ視ベシ秀才改公ヲ待ノ意甚勤テ礼アリ

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雁雉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无文、則以虎豹之皮、續益之布、以飾之、然後意



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礼以答之為陳酒殺弊  
龍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  
古人ノ相見ル必ヨロコビテ交ハル誠アリテ達スル  
アタハズ羔雁雉鴛ノ類ヲ取テ其意ヲ致シ贄トナ  
メ先其意ヲ致シ又其文ナキヲ耻レハ虎豹ノ皮エカケ  
ル布ヲ以テコレヲ飾リ然后ニ意達シ情ニハル客已  
ニ贄ヲ入テ主人必礼ノ以テコレニ答ヘ酒肴弊龍壺  
矢燕樂ノ具ヲツラ子テ其意ヲコナヒ又賦詩ツクリ  
テ其情ヲノフ

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  
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  
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

今秀才學ヲ嗜テ甚精シク博ク書史ヲ記覽シ務テ  
文辭ヲツクル羔禽皮布ヲ以テカサリトセスノ獨  
言ヲ以テ其身ヲアヤナシテ其贄已ニウルハシク其意  
已ニ勤タレハ秀才僕カ答ヲ厚ク責ル一尤ナリ

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礼獨為秀才賦詩女白雞  
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  
之來豫儲玕璫瑤瑤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  
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介

歐公已ニ主人ノ具礼ヲナスナシヒトリ秀才ノタメニ  
詩ヲ賦セニ詩經女白雞鳴ノ卒章ニ云々コレハ其客



來ヲ知テアラカシメ珩璜瑤瑤ノ美ヲタクハヘテ客ヲ  
送ニ取ル斗物ナシトイヘ共其意ヲ致スアツシ僕誠  
ニ斗物ナシ空シクコレヲ言トイツヘキノミ

秀才年且少白厚色揚志斗學敏因進其業修其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赫若  
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  
有分庭而礼加遵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  
不已不宣

秀才年少少白厚色揚志斗學敏ニノ其業ニ進  
ミ其辭ヲ修メサラシ子リツムキラリテヤマス文采  
五色ウルハシクテリス贄ヲ以テ當代ノ公卿大人ニ見

ルホドナラバタゞ僕カ空言ノ贈ルカコトキニ非スカナ  
ラス庭ヲ分チテ尊礼シ籩豆幣篚ノ礼ヲ加ヘミテ延  
テ上客トスル者アルヘシ勉メテヤマサシ

○與石推官第一書 政陽永叔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  
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  
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  
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  
尤寡而譽者无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  
操之美可勝道哉

前年洛陽ニテ鄆州ニアル時ヨスルトコロノ書得タシ



氏ニハカニ報スルヲアタハスノ今ニ及又然ノ其心ヲツ  
トメシハ書ノ答ノヲフナハレルカコトクナラス公祿カ  
察スルカ察セオルカラシラス改公京師ニ来テ已三年  
宋州ハ汴水ニ臨ム公祿ガホマシ南方ヨリ來ル舟ト  
共ニ日ニ京師ニ至ル改公少ノ時ノ人ト相接ルコト  
尤少ノ公祿ヲホムル者日ニキカザルヲナシモ幸ニ  
コトクノ舟中ノ人ヲシラハ公祿ガ美アゲテイフヘ  
カラス

凡ノ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飲既別則問  
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介若聞如足下  
之憂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不減握手之

樂也

凡ノ人ノ相シタシム者一處ニ居テハ席ヲ共ニシテ語  
テヨロコビ已ニ別テハ病氣ニハナキカ無事ナルカト問  
モレ疾ヲ聞テハ憂ル者ハ常人ノ情ノミ足下ノホマレ  
ノコトクナルヲ聞カバ何ゾ必シモ他ノ事ヲ問フコト  
ヲ聞テ欣然トモ亦握手共ニ語ノ樂ニ減ラス

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无情  
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尔其或有過而不至  
于道者乃可為憂也

相見ルヲ以テ樂トセス疾ヲ問テ憂トセザルハ無情  
ナルニ似タシ氏期スルトコロ道ニ在テ或ハ過テ道ニ至



ナルニアルヲ憂ベシトスルユヘナリ

近<sup>ニ</sup>於<sup>テ</sup>京師頻<sup>ニ</sup>得<sup>ル</sup>足<sup>レ</sup>下所<sup>レ</sup>為<sup>ル</sup>文<sup>ヲ</sup>讀<sup>ム</sup>之<sup>キ</sup>甚<sup>ニ</sup>善<sup>ニ</sup>其<sup>ノ</sup>好<sup>ム</sup>古<sup>ノ</sup>閑<sup>ニ</sup>世<sup>ノ</sup>之<sup>ノ</sup>意<sup>ヲ</sup>皆<sup>ク</sup>公<sup>ノ</sup>操<sup>ニ</sup>自<sup>レ</sup>得<sup>ル</sup>於<sup>テ</sup>古<sup>ノ</sup>人<sup>ニ</sup>不<sup>レ</sup>待<sup>テ</sup>修<sup>ム</sup>之<sup>キ</sup>賛<sup>ス</sup>也<sup>ニ</sup>然<sup>レ</sup>有<sup>ル</sup>自<sup>レ</sup>許<sup>ハ</sup>太<sup>ニ</sup>高<sup>ニ</sup>詆<sup>ス</sup>時<sup>ヲ</sup>太<sup>ニ</sup>過<sup>ニ</sup>其<sup>ノ</sup>論<sup>ヲ</sup>若<sup>シ</sup>未<sup>ダ</sup>深<sup>ニ</sup>究<sup>ム</sup>其<sup>ノ</sup>源<sup>ヲ</sup>者<sup>ハ</sup>可<sup>ク</sup>事<sup>ニ</sup>有<sup>ル</sup>本<sup>ト</sup>末<sup>ト</sup>不<sup>レ</sup>可<sup>ク</sup>卒<sup>ニ</sup>然<sup>レ</sup>語<sup>ヲ</sup>須<sup>ク</sup>相<sup>レ</sup>見<sup>テ</sup>乃<sup>チ</sup>能<sup>ク</sup>尽<sup>ス</sup>

近來京師ニオキテ頻ニ足下ツクルトコロノ文ヲ得テコレヲ讀テ甚ダソノ古ヲ好ミ世ヲウレフルノ心ヲヨミス皆公操自古人ニ得テ改公ノ及スケヲマタズシトモ自許スコト太ダカク時ヲソシルノ太過テ其論フカク源ヲキハメザル者ノゴトシテ事ハ本末アリテニハカニ語ベカラス相見テ云尽スベシ

然<sup>レ</sup>有<sup>ル</sup>一<sup>ノ</sup>事<sup>ヲ</sup>今<sup>ニ</sup>詳<sup>ニ</sup>而<sup>シテ</sup>說<sup>ハ</sup>計<sup>ニ</sup>公<sup>ノ</sup>操<sup>ノ</sup>可<sup>ク</sup>朝<sup>ニ</sup>聞<sup>ク</sup>而<sup>シテ</sup>暮<sup>ニ</sup>改<sup>ム</sup>者<sup>ハ</sup>試<sup>シ</sup>先<sup>ニ</sup>陳<sup>ス</sup>之<sup>キ</sup>君<sup>ノ</sup>貺<sup>ニ</sup>家<sup>ニ</sup>有<sup>ル</sup>足<sup>レ</sup>下<sup>ノ</sup>手<sup>ヲ</sup>作<sup>ル</sup>書<sup>一</sup>通<sup>及</sup>有<sup>ル</sup>二<sup>ノ</sup>像<sup>ノ</sup>記<sup>シ</sup>石<sup>ノ</sup>本<sup>ニ</sup>始<sup>ニ</sup>見<sup>ク</sup>之<sup>キ</sup>駭<sup>シ</sup>然<sup>レ</sup>不<sup>レ</sup>可<sup>ク</sup>識<sup>ス</sup>徐<sup>ニ</sup>而<sup>シテ</sup>視<sup>テ</sup>定<sup>ム</sup>辨<sup>ス</sup>其<sup>ノ</sup>點<sup>ノ</sup>畫<sup>ヲ</sup>乃<sup>チ</sup>可<sup>ク</sup>漸<sup>ニ</sup>通<sup>ス</sup>吁<sup>シ</sup>何<sup>ノ</sup>怪<sup>シ</sup>之<sup>キ</sup>甚<sup>ニ</sup>也<sup>ニ</sup>既<sup>ニ</sup>而<sup>シテ</sup>持<sup>テ</sup>以<sup>テ</sup>問<sup>フ</sup>人<sup>ニ</sup>曰<sup>ク</sup>是<sup>レ</sup>不<sup>レ</sup>能<sup>ク</sup>乎<sup>ハ</sup>書<sup>者</sup>邪<sup>ハ</sup>曰<sup>ク</sup>非<sup>ズ</sup>不<sup>レ</sup>能<sup>ク</sup>也<sup>ニ</sup>書<sup>之</sup>法<sup>當</sup>尔<sup>ハ</sup>邪<sup>ハ</sup>曰<sup>ク</sup>非<sup>ズ</sup>也<sup>ニ</sup>古<sup>ノ</sup>有<sup>ル</sup>之<sup>キ</sup>乎<sup>ハ</sup>曰<sup>ク</sup>無<sup>シ</sup>今<sup>ノ</sup>有<sup>ル</sup>之<sup>キ</sup>乎<sup>ハ</sup>曰<sup>ク</sup>無<sup>シ</sup>也<sup>ニ</sup>然<sup>レ</sup>則<sup>チ</sup>何<sup>ノ</sup>謂<sup>フ</sup>而<sup>シテ</sup>若<sup>シ</sup>是<sup>レ</sup>曰<sup>ク</sup>特<sup>ニ</sup>欲<sup>ス</sup>與<sup>フ</sup>世<sup>ニ</sup>異<sup>ス</sup>而<sup>シテ</sup>已<sup>ム</sup>

然レ臣一事アリ今詳ニコレヲトカン計ルニ公操朝ニ聞テ夕ニ改ベキ者ナリ試ニ先コレヲ陳ニ君貺カ家ニ足下ノ手ツカラ作レル書一通及ニ像記ノ石ズリアリ始コレヲ見テヲトロイテ知ヘカラスレヅカニトクト視



テ其点盡ヲ辨之漸ク通ズヘシア、何ゾ甚怪ナル已ニ  
ノ持ノ人ニコレハ書ヲヨクセザル者カト問ハ能セザ  
ルニ非ト云書ノ法カクアルヘキヤト、ヘハ非ナリト  
イフ古アリヤト問バナシト云今アリヤト問バ又無  
ト云シカラハ何ノイヒニカクノコトシトイヘバヒトリ  
世ニ異ナラニ一ヲ欲スルノミト答フ

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  
楊雄之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独行而高世者  
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亦行  
非異世盖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亦以為異者欤  
次公ノ聞處ハ君子ノ學ハ只是ノミカハリタルコトヲ

スルーヲ聞ズ學ヲ好者ハ楊雄ニシクハナシ亦カクノ  
コトクイヘリ然レ古ノ人獨行ニノ世ニ高シト称スル  
者アリ其行ヲ考ミルニ君子ニ過ズ但世ノヒトナニナ  
ル者ト合ザルノミ行世ニコトナルニハ非ス人及ス  
ノコレヲステ世コソリテオシテ異人トスル者カ

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  
言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  
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果好異以取高  
欤然嚮謂公孫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  
而然欤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欤  
其過ヲヲオヘ聖人中庸ニ就ニ一ヲ欲ス况ヤ今ノ書

文林殿材卷五

三

カ



前ハ古ヲ師トセス後ハ來者ノ法トスルニタラズタトヒ  
天下皆好トイフ共コレヲナスヘカラス況ヤ天下ミナ  
コレヲ非トシ獨コレヲナスハ何ソヤ是異ヲ好テ人ニ  
高ニテ取カサレ居サキニ公採人ノホレヲウクルト  
イフ者ハ中道ヲフミ常德ヲトリテ然ルカ又昂然ト  
アガリ自異ニメ世上ノ人ヲ驚メホレヲ得ルカ

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頌常視之母誑勤謹乎  
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  
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不法哉  
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  
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

奉飯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古ノ童子ヲ教ル者立コト必正シク聽テ頌カズ常  
ニアサムカサレテ視シ其始ヲ謹ミ惟ソノ異ヲ見  
テマドハニテ恐ル今足下端然トタビシク學舍ニ居  
テ人ヲ教ル師トナリテ反テニハカニ自異ナラハ學者  
何ニ法ランヤ不幸ニシテ學者皆從而コレヲ效ハ足下ヒ  
トリノ異タランヤ今スミヤカニ止ズハソノラクハ他日  
後生ノ怪ヲ好ムヲソシル者其事ノ罪ヲ推メ君ニ  
飯セシ此政公ノ憂トメ告ルユエンナリ惟幸ニコレヲ察  
セヨ

○與石推官第二書

歐陽永叔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  
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及其所  
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作愚而絕之  
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能由  
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

前二同年徐君其地へ行ニ由テ書ヲコトワテ足下ノ  
書ノ怪ヲ論ス時ニ僕カ妹襄城ニアリ其夫ニハナルカレコ  
ヘ吊ニ往ントスルユヘ其云ユエノ者ヲ尽スアタハスメ  
大略コレヲノフ足下僕ガレハサヲ以テ愚ナリトノ  
コレヲ絶ス書ヲ以テカヘリコトストイヘ凡然モ僕ガ  
意ヲサトルアタハス足下ノサトラナルニ非ス僕カ

キク一審ナラス論スルノ略ニ過ルニ由ル

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  
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  
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黙々然及來  
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  
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  
僕足下ノ書ヲ見テ久シフメ今マテ云テアラハス今ニ  
云者ハ何ソヤ始コレヲ見シトキハ書ヲ能セヌカト疑ヒ  
又忽ニメ學ナルカト疑フ夫書ハ一藝ノ三人ニ由テヨ  
クセサルト忽ニメ學ナルトアリテ必シモ論セズ是ヲ  
以テ黙々トメイハス京師ニ來ニ及テ二像ノ石ズリヲ



見及ヒ説者ニ聞ニ云足下俗ニ同キ一ヲ欲ヒスノツトメ  
テコレヲナスト前ニノフルトコロノゴトキ者コレニコトニ  
争ヘシ然後ニ其説ヲス、ム

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  
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  
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  
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  
學之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  
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益而悅之者  
與嗜飲茗閱畫圖无異但其性之一僻亦豈君子  
之所務乎

足下ノ書ヲ得ニ及テ足下自書ヲヨクセストイヘハ前  
ノ聞トコロノ者ニ異ナリ然後キクトコロノ審ナラガ  
ルヲ知ル然モ足下モ亦僕カ言ヲ審ニセサル者ニ似  
タリ足下世ノ書ヲマナフ者タトヘ鍾繇王羲之虞世  
南柳公權タリトモ一藝ニ過ズ已ガ學トコロハ堯舜周  
公孔子ノ道必シモ書ヲ善セシト又僕ガ言ニ因テツ  
トメテ學ント云皆非ナリカノ鍾王虞柳ガ書ハ足下ヒ  
トリコレヲ薄スルニ非ス僕モトヨリコレヲ薄ニス世ニ  
其書ヲ學フヲ好テコレヲ悅者アリコレ茶ヲノムヲ  
タシニ画圖ヲミル者ト異ナルヲナシ但其ムレツキノ  
一クセノミ君子ノツトムルトコロナラス



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  
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  
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椀革為  
鞞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  
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  
有準則如母母イイ之相近易之則乱而不可讀  
矣

ナレ共書ニ至テハ法ナクニハアルヘカラス古ノハシメテ  
文字アル事ヲ記スヲツトメ物ニ由リ類ヲ取テ  
其象ヲナス故ニ周禮ノ六藝ニ六書ノ字アリ其一  
一益或ハ曲直ナル皆其說アリ楊子曰木ヲキリテ棋

トシ革ヲ椀テ鞞トスル亦皆法アリ况ヤ書ニ法ナカル  
ヘケニヤ今隸字已ニ古ニ復ストイヘトモ古ヲ變ノ隸ト  
ナス者ハ聖人ニアラサレハ師トシ法トルニタラス然モ  
其點畫ノ曲直ハ猶定マリアリ母母イイ此四ノ者  
近ク相似テコレヲカフレハ乱テ讀ヘカラス

今是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  
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  
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介若其納  
足於帽反衣而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  
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  
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六猶是矣



今足下直キ者ヲ以テ斜トシ方ナル者ヲ以テ圓トシ  
テ我々<sup>ト</sup>堯舜周孔ノ道ヲ行ト云ハ此甚不可ナリタ  
トハ饌ヲ案ニマフケ帽ヲ首ニ加ヘ襟ヲ正ノ食者ハ世  
人ノ常ノミ若シ足ヲ帽ニイレ衣ヲウラガヘノキ案  
上ニ坐ノ飯ヲ以テ<sup>サカキ</sup>厄ニミテ、食ヒ我堯舜周孔ノ道ヲ  
行ト云ヒ此ヲ以テ世ニユカバ可ナランヤ不可ナラバ書  
末事ナリトイヘ共常法ニ從ベクメ怪ヲナスヘカラサル  
ヲカクノコトシ

然、足下<sup>了</sup>不省僕<sup>カ</sup>之意<sup>ヲ</sup>凡僕之所<sup>レ</sup>陳者、非論書之  
善、不但患乎<sup>レ</sup>近<sup>テ</sup>怪<sup>ニ</sup>自異<sup>ニ</sup>以惑<sup>ラ</sup>後生<sup>也</sup>也若果不能<sup>レ</sup>入  
何必學僕<sup>宣</sup>區<sup>ト</sup>々<sup>ク</sup>勸<sup>テ</sup>足下<sup>ヲ</sup>以學<sup>ル</sup>書者乎<sup>ト</sup>

然ノ是下ツイニ僕カ意ヲカヘリミス凡僕ガノブルトコ  
ロノ者ハ書ノ善惡ヲ論セス但怪ニ近メ自異ニ後生  
ヲマハスヲ以ナリ若ヨクセザルガコトナラハ何學  
ニ及ン僕區々トノ足下ニス、メテ書ヲマナハシムル者  
ナランヤ

足下又云、我實有<sup>レ</sup>獨異<sup>ヲ</sup>於世<sup>者</sup>、以疾<sup>ヲ</sup>叙<sup>レ</sup>老<sup>ト</sup>、斥<sup>ル</sup>文章  
之雕刻<sup>者</sup>、此又大不可<sup>也</sup>也夫叙老、惑者之所<sup>レ</sup>為<sup>ニ</sup>雕  
刻<sup>ニ</sup>文章<sup>薄</sup>者之所<sup>レ</sup>為<sup>ニ</sup>足下安知<sup>セ</sup>世无<sup>レ</sup>明誠<sup>質</sup>厚<sup>君</sup>  
子之不<sup>レ</sup>為<sup>乎</sup>乎

足下又云我實ニヒトリ世ニ異ナル一アル者ハ叙氏老  
氏ヲ疾テ文章雕刻ノ巧ナル者ヲレリゾクナルナリト



此又大ニ不可ナリ夫レ執老ハ惑者ノ所為雕刻ノ文  
章ハ薄者ノナストコ口足下イツクンソ世ニ明誠質厚  
ノ君子惑者薄者ノレワサヲセサルモノナキヲレシヤ

足下自以<sub>レ</sub>為<sub>レ</sub>異是待<sub>レ</sub>天下无<sub>レ</sub>君子之與已同也仲  
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sub>レ</sub>今也是則仲尼  
一言不敢遺<sub>レ</sub>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sub>レ</sub>天下以<sub>レ</sub>无  
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sub>レ</sub>執老與不  
雕刻文章者譬如<sub>レ</sub>為<sub>レ</sub>吏而不受<sub>レ</sub>貨財蓋道當<sub>レ</sub>介不  
足恃<sub>レ</sub>以<sub>レ</sub>為<sub>レ</sub>賢也屬<sub>レ</sub>久苦小疾无<sub>レ</sub>意思不宣

足下自異ヲナスハ是天下ヲ待<sub>レ</sub>ニ君子ノ已ト同<sub>レ</sub>ナカ  
シ<sub>レ</sub>多期仲尼曰後生畏<sub>レ</sub>ベ<sub>レ</sub>イツクンソ來者ノ今ニシカ

ナル<sub>レ</sub>ヲ知<sub>レ</sub>是スナハ千仲尼ノ一言天下ノ後生ヲワ  
ス<sub>レ</sub>ズ足下ノ一言天下ヲ待<sub>レ</sub>ニ君子ナキヲ以<sub>レ</sub>ス此故ニ  
大ナル不可ナリソ<sub>レ</sub>レ士ノ執老ヲナカ<sub>レ</sub>ルト文章ヲ雕  
刻セ<sub>レ</sub>ガル者トハタトヘハ吏トナリテ貨財ヲ受<sub>レ</sub>ルカ如  
シ蓋道カクノコトクナル<sub>レ</sub>ベ<sub>レ</sub>恃<sub>レ</sub>テ賢トスルニタラズ久<sub>レ</sub>  
ク小疾ノ苦ニア<sub>レ</sub>フテ意思ナ<sub>レ</sub>シ

○答祖擇之書

歐陽永叔

修啓秀才人至蒙<sub>レ</sub>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諭  
之曰一覽以<sub>レ</sub>為<sub>レ</sub>如何某既陋<sub>レ</sub>不足以<sub>レ</sub>辱<sub>レ</sub>好學者之  
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sub>レ</sub>為<sub>レ</sub>未<sub>レ</sub>有<sub>レ</sub>足<sub>レ</sub>稱<sub>レ</sub>以<sub>レ</sub>取<sub>レ</sub>信  
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sub>レ</sub>不足<sub>レ</sub>問<sub>レ</sub>之愚而未嘗答人



之間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  
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

秀才ノ人至テ書一通并ニ詩賦雜文二冊ヲ示サレサ  
トノ白一覽セヨ如何トスル某已ニ陋メ學ヲ好者ノ問  
ヲ辱スルニタラス又少ノイヤレク長テ困窮ノ其モトヨ  
リナストコロ信ヲ人ニ取ト稱スルアアルニタラス亦嘗  
テ人ノ問者アレハ問ニタラサルノ愚ヲ以テイマダ嘗  
人ノ問ニ答ス足下ニハカニコレニ及フコトヲ以テハチラソ  
レテ言トコロヲ知ズシカレハ數百里ヲ遠シトセスノ使者  
ヲ走シメ門ニ及シ意厚ク禮勤タレハ何ソアヘテ報セ  
サラン

其間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後篤教篤教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  
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  
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  
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  
矣

次公聞古ノ學者ハ必其師ヲ嚴ニス師嚴ニメ然後ニ  
道尊シ道尊ノ然メ後篤教ナリ篤教ニノ然後能自守  
ル能自守テ然後ニ用ニ果ス用ニ果メ然後畏スノウツ  
ラズ三代ノヲトロフル學校スタレ兩漢ニ至テ師道尚  
存ス故ニ學者各其經ヲ守テ自用フ是ヲ以テ漢ノ



改理文音其時代ノ事ト後世及者ナシ其ヨリ來ルト  
コ口深シ

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无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  
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  
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  
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  
而不返

後世師法漸クヤフレテ今世師ナケレハ學者尊嚴ナラ  
ス故ニ其道ヲ輕ズ道ヲ輕スレハ至ラアタハス至サレハ  
アツク信スルヲアタハス信アツカラサレハ守ルトコロヲ  
知ス守ルカタカラサレハ畏トコロアリテ物移ルヘシ是故

ニ學者惟俯シアフヒテ時ニシタカヒ祿利ヲ求ラ希  
フヲ急ナリトシ本ヲワスレ末ニハシリ流テ返ラサルニ  
至ル

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  
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  
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  
而未有合者由是也

信セズ固カラサル心ニテ至サル學ヲ守リ自用ルニ果  
サントスト云斥用ユルユエンノ道ヲ知ラナケシ况ヤ利祿  
ノミチビキ刑禍ノヲソレアリテ心ヲ遷ラヤ此足下  
ノイヘル古ニ志シ道ヲ知ノ士ノ世間ニスクナキトコロ



合フアラサル者ハ此ニヨリテナリ

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傳則无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

足下ツクルトコロノ文意ヲ用テ甚高ク卓然トスクレテ世俗ヲカヘリミナルノ心アリテ直ニ古人ニ到ントス當代ノ人心ヲ用テ足下ノコトクナル者イクタリカアル一郷ノ中足下ノ師トナルヘキ者ハ誰トカイハン交アソブ

朋友ノ間ニ足下ノ議論ヲ發スル者ハ誰トカイハン師ノナキ學問ハ守一ナラス議論セバケレハ發明シテ其深ヲキハムルナシ足下ノ言高ク趣遠ク甚ヨレサレト守ルトコロ一ナラスノ議論クハレカラス此其病ナリ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

足下ノ朋友足下ノタメニ才ヲ稱シ美ヲホムルモノ少カルシ今皆コレヲステ、遠キ我方ニ及サル、ニテ足下ノ其至ナルヲ求ントスルヲ知ル古ノ君子ノ心ヲ用ルモ是ナリコ、ヲ以テ言テカクサズ



夫世无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其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ソレ世ニ師ナケレハ學者經ヲ師トスベシ經ヲ師トスルトキニハ必先其意ヲ求ム意得ハ心定リ心定レハ道純ナリ道純ナレハ中ニミワル者實ス中ニワレハ發メ文トナル者ヒカリカ、ヤキ事ニ施シ行者決断ノ剛毅三代兩漢ノ學モ此ニ過ズ足下世ノ合サル者ヲ患テ其愚ヲステス某ヲ以テ合トス故ニ敢テ此ヲイフ足下ノ意ニ

合ヤイナヤヲ知ス

○荅李大臨學士書 改陽永叔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典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未頽在頽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其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

人至テ辱ク書ヲ惠メレ甚我心ヲ慰ム永陽ハ田舎ナレ凡山林ノ景多シ又賢士大夫ムカシヨリコニ居レリ改公滁ニアルノ三年博士杜君ヲ得テ與ニ處テ甚樂



△登臨ノ泉石ノ際ヲミルコトニコ、ヲハナレニテヲ欲セ  
ス其後官ヲ廣陵ニウツシ忽々トメ歳ヲコヘスノ潁州  
ヲ求ム潁州ニ在テ年ヲコヘテヤ、自適ス然モ滁ノ山  
林泉石杜君ト共ニ樂ム者ハ一日モ心ニ忘レス  
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  
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  
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  
以樂也

今足下條ニ在テ陳君ニツカヘテ與ニ居ル足下道ヲ知テノ  
明ナル者モトヨリ能進退窮通ノ理ニ達ス能此ニ達メ  
心ニ累ナク然後ニ山林泉石樂ヘレ必賢者ト共ニ然後

ニ登臨ノ際樂トアリ

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少異者修不足以  
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  
介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  
與修同否

足下ノ得トコロ某カ得者ト同メ小シク異ナリ某ハ道  
ヲ知ニタラス世ノ憂ニアフテ齒ヲチ髮白ク閑處ヲ宜  
シトスルノ三此足下ト異ナリ足下ノ樂其ハナレニテホ  
ツセザルト某ト同ヤ否ヲレラス

況足下學至文高且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  
恋々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三圖覽其景物



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  
因人還草率

况足下學至リ文高シ當世ニ施シ行トコロアルヘシ某ガコ  
トク恋々トシタフヲ得シ此某ト異ナルナリ陳君ヨス  
ルトコロノ三圖ヲ得テ其風景物色ノサナカラ眼ニ見カコ  
トクナルヲ得又二賢相共ニ遊ノ樂ヲ思ヒシタフテ其間  
ニ追シタカハサルヲ恨△人カヘルニヨリテ草率ニ返答ヲ  
シタハム

○荅宋咸書

歐陽永叔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无  
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

自非孔子復出无以得其真也

州人至テ書ヲ惠ミ及ヒ補注ノ周易ヲ惠マルコトヲミ  
ルニ甚ヨシ世ニ孔子ナキト久シ六經ノ旨其傳ヲ失  
テ正スヘカラサル者アリ孔子又出ニアラサルヨリハ  
其真ヲ得トナシ

傳者之為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  
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  
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夫難解  
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

傳者ノ學タル博シ又殘編朽簡ノ中ニ心神ヲ勞シ  
千歲傳ヲ失ノアヤマリヲ求メ茫乎トハルカニ前已



三遠ク本ノ聖人ヲ望テ見ヘカラス杳乎トハルカニノ後キ  
ハニリナキ來學ノ者ヲカヘリミテイマタ悟又者ノ夕々ニ下  
キカタキ惑ヲ決セントスル真ニイハユル勞ノ功スクナ  
キ者カ

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  
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  
其所見而明者扞焉十取其一二百取其十雖未能  
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  
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  
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

然ノ經ハ一世ノ書ニアラス其傳ノアヤマリ來一一日ノ

失ニアラサレハ其ケツリ正シ補ヒツルモ又一人ノ  
能スルトコロニ非ス學者ヲレテ各ソノ見トコロヲキハ  
メテ明者ニコレヲエラハレメ十ノ中ニテ一ヲ取百ノ中  
ニテ十ヲ取ハ六經ヲ失ナキニカヘメ卓トスクレタル  
日月ノ明ナルヲアタハスト云共ニカモ衆人ノ善ヲア  
ツメテ補ヒツラハ大ナルアヤマリニ至スノ聖人ノ再  
生ヲマツベシ然レハ學者ノ經ヲ正シアキラムルヤ  
ムヘカラス

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无所不欲正之其刊正  
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  
无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



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々而不能忘也

足下經ニライテ勤タリ凡其失トコロコレヲ正シテヲ欲セサルトコロナシ其ケツリ正シ補ヒツル者ヲケレハ其得ルトコロ又已ニ多シ其學敏明ナラスノ又彊ツトメテ自ナスヲナシ少シク見トコロヲ出メ六經ノ万一ヲ補フアタハサルヲ恐ル足下ノスルトコロヲ得テ尤區々トメ忘フアタハス

○荅吳充秀才書

歐陽永叔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絕數百言亦非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

至此然猶自患俚々莫有開之使前者呼好學之謙言也

前ニ忝ク書及文三篇ヲ示サルヒラキヨムニ浩乎トヒロクメ千万言ノ多ガコトシ少シク定テ視一及テワツカニ數百言辭ユタカニ意スクレ霽然トウルホウテフセクヘカラサル勢アルニアラズハ何ヲ以テカヤニ至シ然メナラ自俚々トメコレヲ開テス、マシムル者ナキヲ患フ呼學ヲ好ムモノ、謙下ノ言ナリ

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



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扱其人、而問焉者歟。其材時ニ用ラル、ニタラス仕ヘテ世ニサカフルニタラス、其人ヲソレリホムルトテ其人ノ輕重ヲナスニタラス、氣力人ヲ動スニタラス世ノホマレヲカリテ重クヲナシカヲ借テ後ニ進ント欲スル者ナゾ、其ニ取シ吳君學クハシク文スクル時ニ施ス又ホマレヲカリテ重クカヲカリテ進ムヲマツ者ニ非ス、然レノ惠然トノゾ、モル責得トコロアルガコトシ道ヲハカルニ急ニノ其人ヲエラハス問者ニアラスヤ。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介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

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々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學者道ノタメニ學ガル者ナフメ其道ニ至ル者スクナシ。道人ニ遠ルニ非ス。學者ヲホル、トコロアルノミ蓋文ノ言タルエニメ喜ベキ。難ク悅テ自足ヤスシ世ノ學者往々コレニシホレテ一モエナル。アレハ吾學タレリト云。甚者ハ百事ヲステ、心ニカケズ。メ吾ハ文士ナリ文ヲ職トスルノミナリト云。此ニ由テ道ニ至ラスクナシ。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介然讀易者、如无。春秋讀書者、如无。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



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々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

昔孔子老テ魯ニカヘリ六經ヲ作玉フハ數年ノ間ノミ然モ易ヲヨム者ハ春秋アルヲ知ス書ヲヨム者ハ詩ノアルヲ知ス功ヲ用テ少ノ道ニ至テ極レリ聖人ノ文ハ及ヘカラストイヘ共大抵道勝者ハ文作ルカカタラスノ自至ル故ニ孟子ハ遑々トノイトマアラスノ書ヲ著レ荀卿モ亦晚ニモ作ルアリ子雲仲淹カ如キハツトモ言語ヲウツス此等ハ道ヲラスノ彊テ言者ナリ

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无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其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

後ノ惑者タ、ニ前代ノ文ヲ見傳テ學者ノ文トスルノ三故ニイヨクツトメテイヨク至ス此足下ノヒ子モス軒序ヲ出スノタテヨコタカヒク皆意ノコトクナルア



タハスト云者道タラサレハナリモシ道充ハ天地ニ行キ  
淵泉ニ入トイヘ臣ユカザルナシ足下ノ文浩乎トヒ  
口ク霽然トノヨシトイツ、ヘシ其上ニ道ニ志ノナラ廣  
カラズトスモシツトメテヤマスハ孟子荀卿ニモ至一カ  
タカラシ某ハ道ヲマナビテ至サル者ナリサレ臣幸ニ悅  
トコロヲ甘メ止トコロニヲホレス吾子カ自止サルニ由テ又  
某モハケミアリテ少シク進ム幸甚

○五代史唐明宗論 歐陽永叔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  
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於後世邪况於  
五代邪

古ヨリ治マレル世ハ少ク乱レタル世ハ多シ三代ノ王天  
下ヲタモツ者皆五六百年ナレ臣其イフヘキ者ハ數君  
ノミ况後世ニライテヲヤ五代ニライテヲヤ

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  
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  
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乱久矣願天早生  
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  
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  
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  
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官中无得掃雪曰此  
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



言穀帛賤民无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  
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  
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  
愛人物盖亦有意於治矣

改公德アル老人ノ言ニキクニ明宗ハ夷狄ヨリ出トイヘ  
共人トナリ純質器量ヒロク人ヲ仁愛シ五代ノ君ノ  
中ニ在テ稱スルニ足レリカワテ夜香ヲタキ天ヲ仰テ祝  
ノ云臣ハ本蕃人天下ヲ治ニ足ズ世ノ乱タル久レ子  
カハクハ天ハヤク聖人ヲ生セヨ初位ニ即レヨリ宮中ノ婦  
人樂人ヲヘラレ内藏庫トテ珍室ヲ入タクハフル庫ヲ廢  
シ四方ノタテマツリモノハコトクク有司ニ歸ス廣壽殿

ニ火災アリ有司コレヲ修理ノ丹雘ヲ塗リ飾ヲ加ント  
ス喟然トメ嘆メ云天火ヲ以テ我ヲ戒ムニシテ侈ル  
ヘキ理アラニヤカワテ早魃ニ逢フ己ニメ雪フルニハカニ  
庭中ニ坐シ武徳司ニ詔アリテ宮中雪ヲ掃フナカラシ  
メテ曰此天ノ我ニタマフユエナリトシハク宰相馮道  
等ニ民間ノ苦疾ヲ問ヒ馮道等カ五穀布帛ヤスクノ  
民疾疫ナレトイヘハヨロコビテ吾何ヲ以テカコレニタヘン  
公等ト共ニ好事ヲナレテ上天ニ報スヘシト云吏マイナ  
ヒヲ取者アレハ死罪ニ行テ曰此民ヲソコナフ蠹也詔昏  
ヲ以テ廢直ノ吏孫岳等ヲホメテ天下ニ風示ス人ヲ  
愛シ物ヲメクムデ治ニ意アリ



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述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

其位二即時年已高レ遙聲美色ヲ述ケス遊覽畋獵ヲ樂ズ位ニマスト十年五代ノ君ノ中ニテ最長レ兵革モ大略ヤ三年モレハクミノリ万民實ニ休息スルヲ得然レ夷狄ノ性仁ノミニノ明ナラスレハク辜ナキ臣下ヲ誅戮シ從榮父子ノ間患ヲモレハカリ防ヲナスヲアタハスノニハカニ變起リ卒大惡ニ陷ル帝モ亦此ヨリ恨ヲ

飲テ終ル

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廢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敬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此時ニアタリテ大理少卿康澄疏ヲ上テ時ノ事ヲ言其



言ニ云國家ヲ、サムル者ハ懼ル、ニタラサル者五ツ深ク  
畏ベキ者六アリ日月星ノ三辰行度ヲ失ハヲノル、ニ足ス  
小人訛言スルモ畏ル、ニタラス山崩川竭ルモヲソル、ニ足  
ス水旱虫蝗モヲソル、ニ足ス賢士ノカクレカクル、深ク  
畏ヘシ士農工商ノ四民業ヲウツス深クヲソルヘシ上下  
相シタガフテ諫ルナキ深クソルヘシ廉耻道消ノ貪  
テヤマス深畏ルヘシ非ヲホメ是ヲソシル深畏ヘシ直言  
キカス深畏ヘシ識者ミナ澄カ言ヲスクレタリト切ニ時ノ  
病ニ中ル從榮カ大變任園安重誨等カ死ハ上下相シ  
タカヒ毀譽真ヲ乱ノ弊トイツ、ヘシ然モ澄カ言タゞ一  
時ノ病ノミナランヤ凡ソ國ヲ、サムル者戒サルヘケニヤ

○五代史馮道傳論 政陽永叔

傳曰礼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也善  
乎管生之能言也礼義治人<sub>レ</sub>之大法廉耻立人<sub>レ</sub>之  
大節盖不廉則无所不取不耻則无所不為人而  
如此則禍乱敗亡亦无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  
取无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乱國家其有不<sub>レ</sub>亾者  
乎

傳ニ礼義廉耻ハ國ノ四維四維ハラザレハ國乃亾ト云  
介ヨイカナ管仲カ能言<sub>レ</sub>礼義ハ人ヲ治ルノ大法廉耻  
ハ人ヲ立ノ大節盖廉ナラサレハ取サルトコロナク耻サ  
レハセサルトコロナシ人トメカクノコトクニハ禍乱滅亾



至ナルトコロナシ況大臣トナリテ取ナルトコロナクセ  
ナルトコロナクニハ天下乱レズ家ハザル者アラシヤ  
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无  
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  
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  
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  
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无其人  
我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  
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

予馮道カ長樂老ノ叙ヲヨミ其自述テ榮トスルヲ見ニ  
廉耻ナキ者トイフヘシカ、ル大臣アル上ハ其時ノ天

下國家從テ知ヘシ予五代ノ間ニライテ節義ヲ全ス  
ル士三人事ニ死スルノ臣十五人ヲ侍テ心ニ怪ム士ノ  
服ヲ被リ儒者ハ古ヲ學ヲ以テ自名ツケテ人ノ祿ヲ  
ウケ人ノ國ニ任スル者多シ、カモ忠義ノ節ニ至テハヒト  
リ武夫戰卒ニ出シムルハ儒者ニライテ其人ナキカ高節  
ノ士ハ時ノ乱ヲ惡テ其世ヲウスシテ出ザルカノモ  
ク天下ニ君タル者カヘリニルニタラスノコレヲ致スナ  
キカ

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  
得五代時小説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  
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



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下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位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取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孔子十室ノ邑ニ必忠信アリトノ玉フソラコトニ非レテ

カツテ五代ノ時ノ小説一篇ヲ得タリ其中玉凝カ妻李氏カ事ヲノス一婦人ニノカクノコトクナレハ世固ヨリ常ニ其人アリテ見テ得サルヲ知ル凝青州徐久ノ間ニ家ニ虢州ノ司戶叅軍トナル疾テ官ニ卒ス凝カ家モトヨリ貧シ一子アリ尚幼シ李氏其子ヲタツサヘ夫ノ骸ヲ負テ東ニカヘリ開封ニ過テ旅舍ノ主人其婦人ノヒトリ一子ヲタツサフルヲ見テコレヲ疑テ其宿ヲ許サス李氏天已ニクレタルヲミテアヘテ去ズ主人其臂ヲヒイテコレヲ出ス李氏天ヲ仰テ哭メ曰我婦人トナリテ節ヲ守テアタハス此手人ノタメニトラルヤ一手ヲ以テ吾一身ヲケガスヘカラストテ即斧ヲ引テ自其



臂ヲタツ路人ノ見者トリマハシアツリテコレヲナケク  
或ハコレカタメニツマハレキレ或ハコレカタメニ位ヲ下ス  
開封尹コレヲ聞テ其事ヲ朝ニ白ス官タメニ藥ヲタヒ  
キズヲ封シアツク李氏ヲメクニ其主ハラムチウツ士ノ  
自其身ヲ愛セスノ生ヲ偷ム者李氏カ風ヲ聞テ少シ  
ク愧<sub>レ</sub>テ知ヘシ

○蘇氏文集序

改陽永叔

予カ友蘇子美<sub>カ</sub>之亡<sub>テ</sub>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sub>ヲ</sub>  
於太子太傅杜公<sub>カ</sub>之家而集錄之<sub>ヲ</sub>以為十卷子美<sub>カ</sub>  
杜氏<sub>カ</sub>婿也遂<sub>ニ</sub>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sub>レ</sub>文金玉<sub>ト</sub>  
也棄擲<sub>レ</sub>埋沒<sub>ニ</sub>糞土<sub>ニ</sub>不能<sub>レ</sub>消蝕<sub>ル</sub>其見<sub>レ</sub>遺<sub>テ</sub>于一時<sub>ニ</sub>必有<sub>レ</sub>  
收<sub>テ</sub>而室<sub>ス</sub>之<sub>ヲ</sub>于後世者雖<sub>ニ</sub>其埋沒<sub>レ</sub>而未<sub>レ</sub>出其精氣光  
怪已<sub>ニ</sub>能<sub>レ</sub>常<sub>ニ</sub>自發見<sub>ル</sub>而物亦不能<sub>レ</sub>掩<sub>ル</sub>也

改公ノ友蘇子美死ノ後四年ニメ始テ其平生文章遺  
稿ヲ太子太傅杜公ノ家ニ得テ集錄メ十卷トス子美  
ハ杜氏カ婿ナリ遂ニ其集ヲ以テコレニ歸メ公ニ告テ曰  
斯文ハ金玉ナリ糞土ニステウツムトモケシムバムア  
タハヒ一時ニステラルトモ必收テ後世ニ室トスル者ア  
ラン埋カクレテ出ストイヘ正精氣光怪常ニ發見メ物  
モ又掩<sub>ル</sub>アタハシ

故<sub>ニ</sub>方<sub>テ</sub>其<sub>レ</sub>擯<sub>レ</sub>斥<sub>レ</sub>摧<sub>レ</sub>挫<sub>レ</sub>流<sub>レ</sub>離<sub>レ</sub>窮<sub>レ</sub>厄<sub>レ</sub>之時<sub>ニ</sub>文章已<sub>ニ</sub>自行<sub>ル</sub>於  
天下<sub>ニ</sub>雖<sub>ニ</sub>其<sub>レ</sub>怨<sub>レ</sub>家<sub>レ</sub>仇<sub>レ</sub>人<sub>レ</sub>及<sub>ニ</sub>嘗<sub>レ</sub>能<sub>レ</sub>出<sub>ル</sub>力<sub>ヲ</sub>而<sub>レ</sub>掩<sub>ル</sub>之<sub>レ</sub>灰<sub>ニ</sub>者<sub>ト</sub>至<sub>ス</sub>



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无恨

故ニシリソケラレ困窮スル時ニアタリテ文章已ニ天下ニ行ハル然ラナス家仇トナル人及カラヲ出ノコレヲ死ニヲトシイル者トイヘトモ其文章ニ至テハ少シモソシリテコレヲ蔽フアタハス凡人ノ情近ヲユルカセニテ遠ヲ貴フ子美今ノ世ニ屈スルダモナラカクノコトシ其後世ニノフル如何スヘキ公ソレ恨ナカルヘシ

予嘗致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平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乱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欤豈非難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々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欤

欽公前代ノ文章政ノ盛衰ヲ考テ唐太宗天下ヲ治ク三王ノ盛ナルニ近ノ文章五代ノナラハシテ改テアタハサルヲ怪ム後百余年ニノ韓退之李太白カ後出テ後元和ノ文始テ古ニカヘル唐ヲトクヘ兵乱テ又百余



年ニノ聖宋ヲヨリ天下一ニ定リヤスラカニノ事ナシ又  
百年ニチカフノ古文始テ今ニサカシナリ古ヨリ治マル  
時少ノ乱ル、時多シ幸ニ時治マルトイヘ其文章純粹  
ナルアタハス或其文人出テ遲ノ相及ズカタキ一カ  
クノコトキハ何ソヤ其人ヲ得カタキニ非ズヤモシ一人其  
人アリテ治世ニ出ハ世ニタツトヒ重ニメ愛惜セサルヘ  
ケシヤ

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  
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  
宜与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

吾子美一酒食ノ過ヲ以テステラレテ民トナリ流落ノ

死スルニ至ル嘆息流涕スヘシ當代仁人君子ノ位ニアリ  
職ニアル者國家賢才ヲ育スルヲ樂者トトモニ惜ヘシ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  
間予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  
裂号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  
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  
而子美不顧也

子美カ年齢政公ヨリ少メ政公ヨリ先タツテ古文  
ヲ學フ天聖年中政公進士ニ有司ニ奉ラレ時ノ學者  
ツトメテ言語聲偶ヲ以テツミサキ時文トナツケテホ  
コリタツトニテ子美ヒトリ其兄才翁及穆伯長ト古



ノ歌詩雜文ヲツクルヲ見ル時人共ニコレヲソレリ矣  
ヘトモ子美カヘリミズ

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  
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為獨子美為於  
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  
特立之士也

其後天子時文ノツイヘヲ患ヒ詔書ヲ下ノ學者ニ古ニ  
近ヲツトメシム是ヨリ其風ヤウヤクヤニテ學者ヤ  
古ニヲモムクヒトリ子美世コゾリテセザル時ニナレテ  
始終自守リ世俗ニヒカレテ趨キステズ特立ノ士トイ  
ワレハシ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  
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上其狀自奇偉望之昂然而  
即之温々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  
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子美カ官大理評事集賢校理ニ至テ廢セラレ後湖州  
ノ長史トナリテ卒ス年ヲウクルト四十有一其カタ  
チスグレコレヲ望ハ昂然トアカリコレニツケハ温々トニコ  
ヤカナリ久レク交テイヨク愛慕スヘシ其材高トイヘ  
人甚子タミイマス其擊テ公者ハ子美ヲ惡ニアラス

賴天子聰明仁聖允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  
臣而不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



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歿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天子聰明仁聖ナルニ由テ凡ソノカミ名ヲ指テシリソケラルトコロノ大臣二三人子美ヲ恨トメコレヲ累サシムルヲ欲セサル者ハ皆何事ナク今並ニ恩寵ヲ蒙ル子美ト同時ニ酒ヲ飲ミ罪ヲ得ノ人一時ノ豪俊ニレテ今亦朝廷トリ用ラレ名ヲ顯メ子美ヒトリ不幸ニレテ死ス天命ニ非スヤ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永叔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

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出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々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悲刺以道霸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改公聞ク世ノ人詩人達ナル者少ク窮スル者多シトイフサヤウニテハアルニ蓋世ニ傳ルトコロノ詩ハ多ク古窮人ノ辭ニ由凡士ノ其内ニアルトコロヲウシテ世ニ施ララ得ザル者多ハ山水ノ境致ニホシイマナルヲ喜由魚草木風雲鳥獸ノ形ヲ見其奇怪ヲ探リ



内ニ憂ヘイキトホリノ鬱スルアリテ其奥ヲ怨刺ニツン  
テ放タレタル臣夫ニ得ラレザル女ノナケクトコロラニ云テ  
人情ノイヒカタキ者ヲ寫スユヘニイヨク窮スルハイヨ  
クエナリ然レハ詩ノ人ヲ窮スルニハヤラス窮スル者ニノ  
後ニ詩エナリ

予カ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  
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  
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  
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  
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々  
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无賢愚語詩者必求之

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  
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

改公ノ友梅聖俞少レ寸父ノ蔭ヲ以テ吏ニ補セラレシ  
キリニ進士ニ舉ラレシカモ有司ニ抑ヘラレ州縣ニ困ム  
凡十年ニアマレリ今已ニ年五十猶辟書ニ從テ人ノ佐  
トナル其内ニタクハフルトコロヲ鬱ノ事業ニフルヒアラハ  
スヲ得ズ其家宛陵ニアリ幼ノ詩ヲ習ヒ童子タリシ  
トキヨリ語ヲ出メ已ニ其長老ヲ驚ス已ニ長ノ六經仁  
義ノ說ヲ學其文章タル簡古純粹ニメ世ニヨロコハレ  
ンヲ求ズ世人タ、ニ其詩ヲ知ノニ然モ時賢愚トナク  
詩ヲ語ル者ハ必コレヲ聖俞ニ求ム聖俞モ亦其志ヲ得



ナル者ヲ以テ詩ヲ樂テコレヲ發出ス故ニ其平生作ル  
トコロ詩ニオイテ尤多シ

世既知之矣而未<sub>レ</sub>有<sub>レ</sub>薦<sub>レ</sub>于<sub>レ</sub>上<sub>レ</sub>者昔王文康公嘗見  
而嘆曰二百年無<sub>レ</sub>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sub>レ</sub>果<sub>レ</sub>薦也  
若使其幸得<sub>レ</sub>用於<sub>レ</sub>朝廷作為<sub>レ</sub>雅頌以<sub>レ</sub>歌咏<sub>レ</sub>太宋之  
功德薦<sub>レ</sub>之<sub>レ</sub>清廟而追<sub>レ</sub>高周魯頌之作者豈不<sub>レ</sub>偉欤  
奈何使其老<sub>レ</sub>不得<sub>レ</sub>志而為<sub>レ</sub>窮者之詩乃徒<sub>レ</sub>發於虫  
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sub>レ</sub>老也可<sub>レ</sub>不惜哉

世上已ニコレヲ知<sub>レ</sub>トモ上ニス、ムル者アラス昔王文康公  
カヅテ其詩ヲ見<sub>レ</sub>テ嘆美ノ二百年來此作ナシト云カ

ク知<sub>レ</sub>深<sub>レ</sub>トイヘ共果<sub>レ</sub>ノ朝ニス、メス若幸ニ朝廷ニ  
用<sub>レ</sub>ラレテ雅頌ヲ作<sub>レ</sub>ラセ大宋ノ功德ヲ歌咏<sub>レ</sub>清廟ニ  
ス、メテ高周魯頌ノ作者ヲ追<sub>レ</sub>シメハ偉ナラスヤイカナ  
レハ老ニ至<sub>レ</sub>テ志ヲ得<sub>レ</sub>ズ窮者ノ詩ヲツクリタ、ニ虫  
魚物類羈愁感嘆ノ言ニ發セシムル世タ、ニ其エヲ喜テ  
其窮スル<sub>レ</sub>久メ老ントスルヲ知<sub>レ</sub>ズ惜ヘキカナ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  
多而易<sub>レ</sub>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  
為<sub>レ</sub>十卷予嘗嗜<sub>レ</sub>聖俞詩而患不能<sub>レ</sub>盡得<sub>レ</sub>之遽喜謝  
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  
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sub>レ</sub>于其家得其遺藁



千余篇并書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聖俞詩已ニ多ノ自收ムルナシ其妻ノ兄ノ子謝景初其多ノ失ヤスカラシク懼テ其洛陽ヨリ吳興ニ至マテノ作ヲ取次テ十卷トス予カツテ聖俞カ詩ヲ嗜テユトクク得ザルヲ患ヒシニハカニ謝氏カ類次ヲ喜ヒ輒テ序ノコレヲ、サム其後十五年聖俞疾テ京師ニ卒ス余哭レテコレヲ銘シ因テ其家ニモトメテ其ノコレセル草稿千余篇ヲモトメ家ニヲサムルトコロノ詩ヲアハセ書メ其スレタル者六百七十七篇ヲトリテ十五卷トス吾聖俞カ詩ニツイテコレヲ論スルヲ詳ナリ故ニマタ云ズ

○有美堂記

歐陽永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梅公朝ヨリ出テ、杭州ノ守トナル其行トキ天子恩寵ノアマリ詩ヲ賜フコ、ニツイテ始テ有美堂ヲ作ル有美二字ハ天子賜トコロノ詩ノ首章ヲ取テコレニ名ケテ杭人ノ榮トス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萃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



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  
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奈都邑之雄富者  
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  
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  
樂不得而兼也

然ノ公斯堂ヲ愛メ杭州ヲ公トイヘ共心ニ忘レス今年  
金陵ヨリ人ヲ遣ノ京師ニ走レメ予ニ命メコノ堂ノ記ヲ  
誌レム其請一六七ニ至テ倦ズ予乃コレカタメニ言テ曰  
ソレ天下ノ至テ美ナルト樂トヲアケテ兼ヲ得サル者  
多シ故ニ山ニ登リ水ニ臨テ風景ノ美ヲキハムル者必ヒロキ  
野ヲヒレキ卿ニユイテ後ニ得ル人物ノ盛麗ヲミ都邑ノ

雄富ニホユル者ハ必四達ノ千マ夕舟車ノ會ニヨリテ後ニ  
足ル彼ハ心ヲ万物ノ外ニホレイマニノ此ハ意ヲ繁華ニ  
タノレムニノ者各自適スル一アリ然レ共ソノ樂タル兼  
ル一ヲ得ス

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峡之  
險巖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  
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  
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  
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  
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

今ソレイハユル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ノ廣ク三峡ノ



チガレキ号ノ東南ノ奇偉秀絶ナル者トス乃下國小村  
遠クチカレル邦ニ在テカスカニヒソニ困窮ノ愁ヘ放タレ  
逐レタル臣ノ樂シムトコロナリ若四方ノ聚トコロ百貨ノ  
交ルトコロ物チカニ人ヲク一都會トシテ又ヨク山水  
ノ美ヲカ子タモチ富貴ノタノレシヲタスクル者ハ只金  
陵錢塘ナリ然レトモ二國皆乱世ニ僭竊ス

及<sup>レ</sup>聖宋受命<sup>ラ</sup>海内為<sup>一</sup>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  
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sup>之</sup>  
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sup>ス</sup>臣  
順<sup>シ</sup>及其<sup>レ</sup>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  
安樂<sup>リ</sup>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万家環<sup>以</sup>

湖山<sup>ノ</sup>左右映帶而闡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  
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sup>矣</sup>

宋朝天命ヲ受テ王タルニ及テ海内一トナル金陵服ス  
ル<sup>ト</sup>遲<sup>キ</sup>以テ誅セラル今其江山アリトイヘトモ頽レ  
タル垣廢タル址荒烟野中過テ覽ル者コレカタメニチ  
モトヲリテウレヘイタミガルーナシヒトリ錢塘五代ノ  
時ヨリ中國ヲ尊<sup>フ</sup>ヲ知テ臣トシテ順<sup>フ</sup>其<sup>レ</sup>也及テ首ヲ  
フセテ命ヲ乞干戈ヲ煩サズ今其民サイハイニトシ樂  
ム又其風俗工<sup>ニ</sup>ノ屋舍ハナヤカニウルハシ人家十万余  
アリ湖山左右ニメグリテ闡ノ商客海上ノ賈人帆ヲ  
風ニアゲ舶ヲ浪ニウカヘ渺々タル烟雲ノ間出入盛<sup>ナリ</sup>



トイツ、ヘ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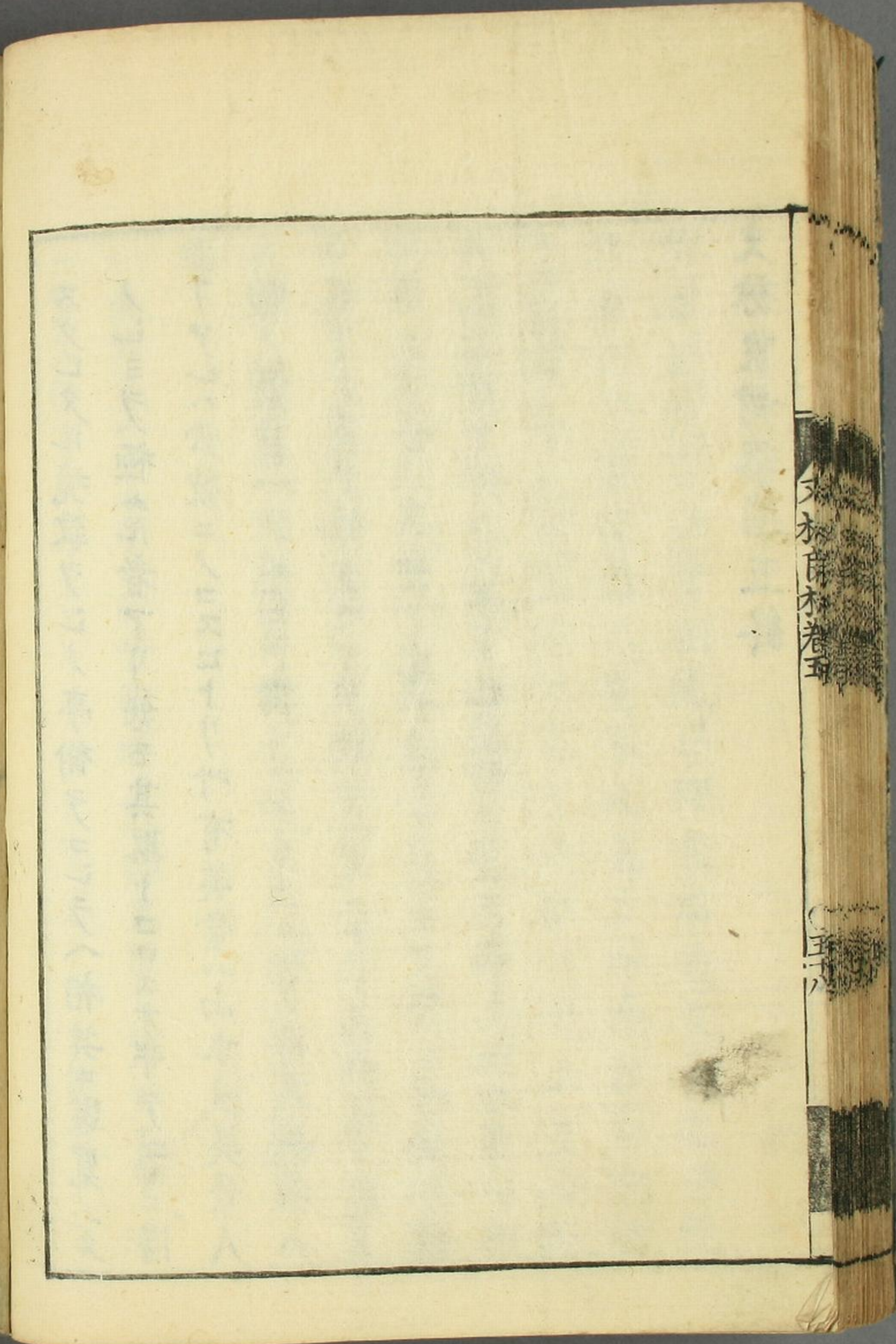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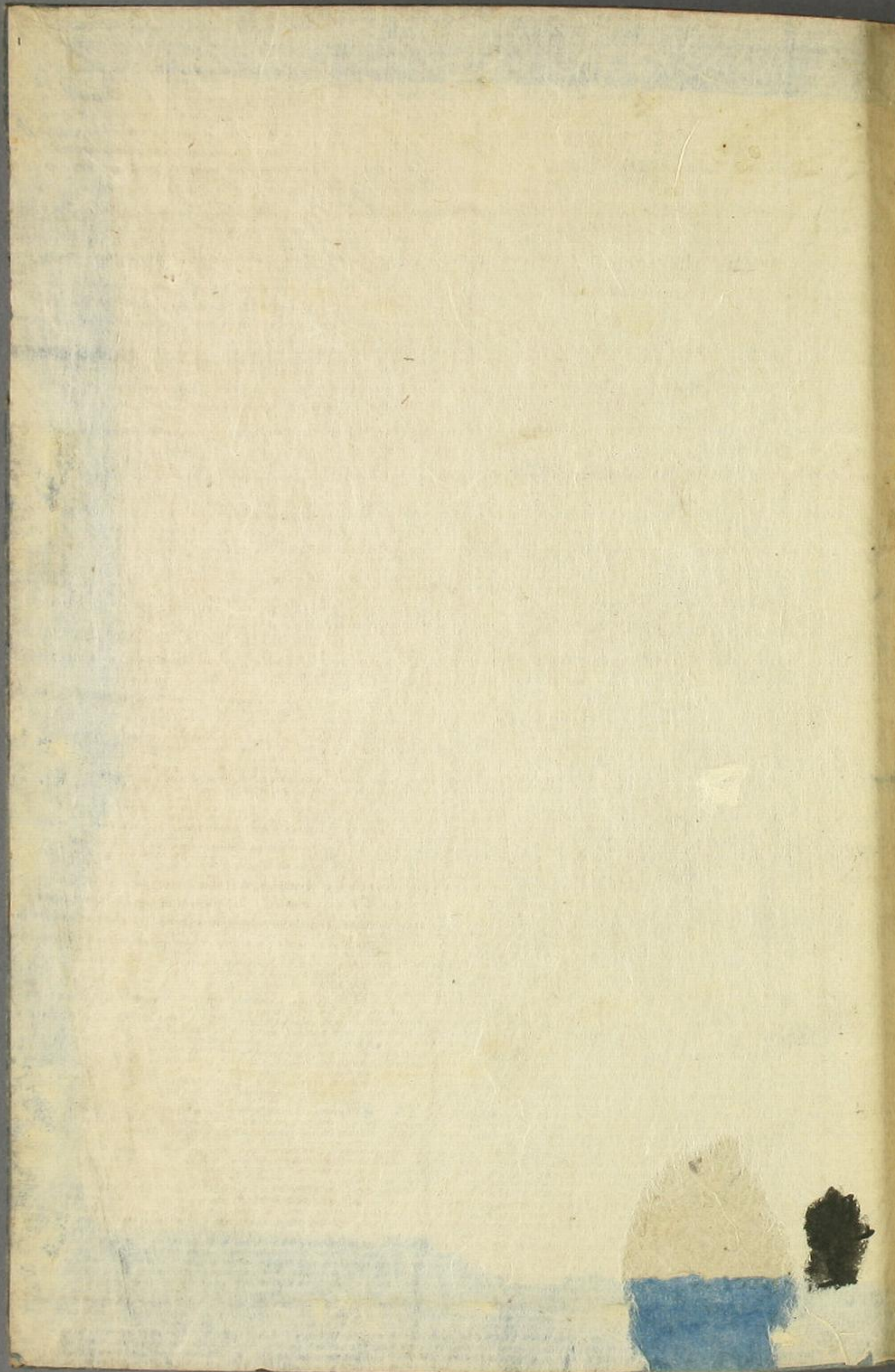
而眩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  
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  
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  
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  
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  
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為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  
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  
為

是邦ニノソム者ハ必皆朝廷ノ公卿大臣モシハ天子ノ近  
習又四方ノ遊士アリテコレガ賓客トナリ故ニコノシテ

スグレタル境致ヲシメ亭榭ヲコレラヘ相共ニ遊覽ノ夕  
ノシミヲ極ムル者アリ然モ其取トコロニオ井テコトニ得  
トアレハ必彼ニノコスヒトリ此有美堂ハ山水ノ美景人  
物ノ繁昌一タヒ目ヲ寓ノコトククコレヲ得蓋錢塘ハ  
天下ノ美ヲ兼タモキテ斯堂ハ又コトクク錢塘ノ美ヲ  
得タリ公ノ甚愛ノ志ガタキト尤ナリ梅公清廉勤慎  
ニシテ學ヲ好ムノ君子也其好トコロヲ見テ其人ヲシル  
ヘシ

文林良材卷第五終





水亦自亦卷五

五



